

鄭成功

新青年故事叢刊



上海大書局印行



新青年歷史故事叢刊

蘇武	曹操	關雲長	岳飛	班超	諸葛亮	戚繼光	鄭成功	史可法	文天祥
----	----	-----	----	----	-----	-----	-----	-----	-----

新標準歷史故事叢刊

四君子	四美人	四貞烈	四烈士	四女傑	四名將	四奸臣	四忠良	四謀士	四君皇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歷史故事叢刊

一冊定價國幣

主編者 任蒼厂

出版者 大方書局

印刷者 大方書局

發行人 李協和

有編者
權必印翻
究必印翻

總發行所 大方書局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序

鄭成功是明代末年唯一的英雄，他一生的戰鬪，給予侵略者滿清軍的打擊，是至深且巨的，由他不屈不撓底奮鬪，鼓勵了當萬明代義民的反抗，雖然當時因許多賣國者的卑劣行爲與昏庸者國，而把大明的江山斷送於滿清之手，但是鄭成功的揭起義旗，至他最後一口氣息的英勇態度，振奮了天下人民同愾仇敵的精神於復國的革命運動，顯然已撒下了種子，以致在以後有洪羊起義辛亥革命，終於把滿清政府推翻，這都可以說是當時鄭成功所撒革命種子的萌芽。

因爲鄭成功對於國家民族寫下了這樣一頁光榮史頁，所以備

們後代人民的崇拜。我們在對日本抗戰時代，政府當局曾一再以鄭成功的精神來策勵大眾，在抗戰勝利後，建國的巨任尤千百倍於抗戰之艱難的今日，我們應更貫徹此一精神，去應付這未來的巨艱。所以鄭成功的精神與事業，對於我們是永遠有其教育價值的。

親愛的讀者，假如你立志做一個時代的新青年，非僅要從事學習目前中國急需要的各種專門技術與學科，以負起建國的責任，同時對於國家民族的認識更爲重要；鄭成功那種不屈的堅毅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去效學的，相信具備了這種精神的人，他對於任何艱難的事，他是可以應付的，而且必能達到成功。

我們編著本書，就是抱着這樣一個偉大的心願，用以貢獻給全國無數的未來主人翁。

編者謹識

鄭成功目次

一	大材成器·····	一
二	忠孝不能兩全·····	一七
三	起義·····	四一
四	生聚教訓，興師伐清·····	六一
五	打長江·····	七七
六	遭遇挫折·····	一〇〇
七	遺恨千古·····	一一一

鄭成功

一 大材成器

史可法在揚州殉了國，南京不久也給清兵攻破了，福王給清兵擄了去，馬士英投降了清兵，明朝的山河，一天天的縮小。

唐王聿鍵在浙江衢州。

這時，原來在福王那裏做禮部尚書的黃道周，他是一個忠義的臣子。

當南京沒有失守的時候，奉了聖旨到紹興去祭禹陵的。但祭完動身的時候，已得到南京破陷，福王被擄的消息。這樣他便轉道到衢州來見唐王，商討恢復的計劃。

到衢州的時候，唐王正召集羣臣將士，在舉行會議，決定出

路。

黃道周是忠於國家，不計較個人安全的，他主張駐兵衢州。

他說：

「衢州可以號召兩浙，聯絡江西，要恢復失地，收復河山，不應該有別的意念。」。

但是，唐王部下的將吏，對於黃道周的意見，表示反對，他們一致主張：

——到福建去！

黃道周笑着說：

「如果只圖暫時的苟安，爲了謀劃逃避的生路，到福建去當然是上策；我何嘗不知道在福建有一個可以依靠的人，——鄭芝

龍！」

接着，他奏請唐王堅守衢州，不能退，他說一到福建，沒有號召全國的力量了。

然而唐王和部下將吏，都是抱定了躲避政策的，認道周的話，只是腐儒的空談，便不聽他的建議。

不久，唐王就在福建稱帝，拜黃道周為宰相，改為隆武帝。事實上，如果在福建的將吏，能夠一心一德盡忠國家，為恢復失地而奮鬥，又何嘗不可以達到目的；然而，所謂可以依靠的鄭芝龍，他又是怎樣的人呢？

鄭芝龍原是明末海盜中的一個。

在陸地上，流寇橫行，在海口間，海盜蜂起。鄭芝龍橫行海面幾十年，成了一個閩浙沿海的海盜唯一首領。

朝廷沒有辦法，可以征服海盜，想起了泉州的府官，蔡善繼

曾經有過恩德給鄭芝龍，所以叫蔡善繼把鄭芝龍請來，派他去剿換其他的海盜。

這種毒攻毒的方法，本來是極有效力的。

然而這位蔡善繼太不懂海盜的心理，又不曉得怎樣運用手段。在鄭芝龍帶了海盜登陸，預備要歸降的時候，蔡善繼却擺出官架子來了。

海盜們怎能耐得住這樣的麻煩呢？於是大家便發了野性，仍舊回到海上，去做原來的強盜生活去了。

後來，海盜的勢力愈龐大起來，崇禎帝就又想到招換鄭芝龍的事情。

這樣，鄭芝龍就投在督師熊文燦的部下。

鄭芝龍究竟是一個了不起的角色。

他投降了熊文燦，覺得倚人籬下，前途渺茫。

因此，他帶了他的部下，把廣東沿海的盜賊，都打平，又殺了首領李魁奇，燒了庇護海盜的荷蘭船。

不久，他又把赫赫有名的盜魁劉香老征服了。

有功績的得賞；

鄭芝龍就做了都督。

鄭芝龍有個兒子，名叫成功，那時剛七歲。

當鄭芝龍帶兵去征討海盜的時候，他的妻子正懷孕着。他爲取吉利的意思，就指着妻子的腹中說：

「我這次去討伐敵人，你就好好地當心這腹中的一塊肉啊！如果是個男孩，我們鄭家也可以靠他傳種接代啊！」

他的妻子說：

「你前去打仗，我知道總是馬到成功的！家裏的事，你不必擔心！」

芝龍笑了起來：

「多謝你的祝福，我一定獲得成功回來的！你——把小孩生下地的時候，取個名字叫成功吧！」

「好的！」他的妻子答應着。

鄭成功！——他出世的時候，父親正平了廣東的海盜，鄭芝龍接着家報說養了男孩的消息，十分興奮的向部下說：

「我的成功，是剛生下地的孩子成功給我造成功的啊！」
成功生下以後，天資非常聰敏，從小就有大志。

芝龍問他：

「你大了預備做什麼事業啊？」

成功立刻回答說：

「文如諸葛亮，武像關雲長！」

芝龍哈哈地大笑了。

後來，成功到南京去讀書了。這時在南京有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叫錢謙益。

鄭成功就到錢謙益那裏，拜他做老師。

錢謙益瞧着鄭成功的面貌，覺得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物，很高興

不久，他又給鄭成功提了一個學名，叫：「大木。」

大木，是了不起的能材。

在南京，凡是看見過成功的那種英武俊秀的樣子，都說他將

來一定有偉大的成就的。

老前輩王觀光見了鄭成功，常常對同僚說：

「這個小孩子真了不起，將來比他的父親，真不知要強到若干倍。」

其實，鄭芝龍本來沒有什麼超人的地方。

他的行爲，也和平常人一樣。

福王被擄，南京破亡以後，鄭芝龍有個弟弟，就是成功的叔父，叫鄭鴻逵的，他本在前方打仗；但是兵敗，地失，他就跑到福建來。

唐王這時也到了福建，鴻逵就和黃道周他們擁立唐王。

唐王就封鄭芝龍爲平南侯，鄭鴻逵做定西侯。

然而，鄭芝龍的擁立唐王，是不是真心爲了想恢復明室的山

河呢？

不，他的動機，也只是降明去征服海盜一樣。

利祿是鄭芝龍的腦筋中所片刻不能忘掉的。

他羨慕馬士英在南京福王那裏做丞相的權威，況且他這時手下正有幾十萬大兵在掌握中，擁立唐王，只不過是一種空名義吧了。

當時朝廷中的一切文武官吏，又是觀定苟且，誰也不願替國家出一點力。

所以，黃道周見了這種情形，非常憤恨，他就奏請唐王，自請到江西去，募兵討賊。

鄭芝龍很高興，便從惠唐王准他的奏請。黃道周一走，他更可以號令羣臣了。

成功那時已二十二歲了，芝龍特意帶他去見隆武帝。

隆武帝見成功生得相貌非常，十分高興。

他說：

「可惜我沒有女兒配給你。不過我知道你一定是盡忠國家，始終不渝的。」

成功叩首謝恩說：

「陛下放心，臣在世一天，一定替明朝盡一天力量，以報鴻恩。」

隆武帝就賜他的姓，因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叫他朱鄭成功。

還封他為御營中軍都督。

隆武帝遞給他一柄上方寶劍，說：

「這寶劍賜給你。誰不忠心皇朝，不服從你的命令，你可以先斬後奏。」

這種優厚隆盛的恩遇，就是皇帝的女婿，也不過如此。

鄭芝龍見隆武帝這樣待自己的兒子，他的心裏愉快得很。但是他的希望，却是另有所圖的。

黃道周離開了福建，就和廣信的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恆等商議，預備會師徽州。

他們共同上奏隆武帝，請朝廷籌給餉械，以圖大舉。

隆武帝就召芝龍來商議。

芝龍說：

「福建地方，土地瘠薄，田賦不足，單就本省的軍隊說，已經是因難得很，又怎能接濟別省的軍隊呢？」

隆武帝皺着眉，沉吟了好久，才說：

「可是現在這裏已成了京都，我們又怎能不管呢？」

鄭芝龍笑着說：

「京都只不過是一個名義，福建的財力，物力；總不能因為福建成了京都，就會加起來的，又有什麼幫助別省哪！」

隆武帝撫着鄭芝龍的肩頭，安慰他說：

「我的意見，並非一定要拿福建的收入去供給別省的軍隊；不過你已掌握着朝廷的一切權限，總得想個方法，去成全他們才好！」

鄭芝龍突然站了起來，把袖子一拂，用不高興的口氣說：

「陛下有旨，臣怎敢不從；但請明白宣諭怎樣籌募餉械的辦法，以便遵從；否則，臣不是三頭六臂的人，又怎能想得 outcomes 好辦」

法？」

隆武帝沒法，只得下詔令黃道周就地自籌餉給。

黃道周接了詔書，悲傷得流着眼淚，說：

「朝廷不管我們的事了！」

接着，他又歎氣說：

「隆武帝只擁虛名，大權全在鄭芝龍的掌握，這詔書，恐怕

也不是陛下的本意啊！」

有許多愛護黃道周的朋友，勸他說：

「你已經是六十一歲的老人了，帶了三五個書生秀才，又加

上沒有受過訓練的烏合田農，想和狼虎般的敵人對壘，怕不是僥

倖所能成功的呢！」

黃道周回答說：

「我何嘗不知道這是以卵石石的行動。」

他解開衣襟，露出一行血書的字：

大明孤臣黃道周。

他的朋友問他：

「這是什麼意思哪？」

黃道周正色回答說：

「國家危急，當臣子的，何忍袖手旁觀；況且躲在福建，敵人也決不肯放手的。所以不如出來號召義兵，和敵人抵抗，也許還有恢復山河的希望。我個人生死，早就置之度外的。這一行字，就是爲了將來你們尋我的屍體，可以方便些，所以才寫上的。」

大家聽了他的話，都感動得痛哭起來。有錢的都捐錢出來，有土地的，把土地賣了，有糧食的都捐助糧食。

連沒有隔宿糧的貧苦人家，也縮衣節食，捐助餉給。

後來，黃道周到了廣信，會集了義士九千多人，連和清兵在婺源一帶，打了好幾次仗，都得着勝利，軍威大振。

但是，這不過是一個偶然的機緣，孤軍抗大兵，遲早是要失敗的。

不久，清軍大舉進攻，黃道周率衆抵抗，一面飛報朝廷求援

鄭芝龍接了奏章，連瞧也不瞧，就焚燬了，他說：

「要我出一個人一匹馬去援助他，是萬萬不可能的事！」

結果，黃道周被捕，殉國在婺源身死。

他的軍隊臨潰敗時，把印信解下來給侍從說：

「事已如此，怕沒有希望了，這印信萬不可失，請加意保管

，繳還朝廷！」

在受刑就義的時節，他裂了衣襟，咬破手指，用血寫着：

「綱常萬古，

節義千秋，

天地知我，

人家無憂。」

鄭芝龍接到黃道周殉國的報告，他却嘆了一口氣說：

「不會享福的人，總是這樣下場的。」

二 忠孝不能兩全

鄭功成的父親鄭芝龍雖然是這樣，但成功却完全不同。

他聽了黃丞相死難的消息，咬牙切齒的說：

「我和清兵，決不兩立！」

這話給芝龍聽得了，他就召成功到跟前，訓誡他說：

「你的存心雖然很好，但說話却不應該這麼剛直的，有什麼事，不可太露，否則，危險是免不了的呢！」

鄭成功怎會知道父親對於國家，已存着別的企圖的意思呢。

他叩頭回答說：

「父親的教訓，兒當遵守不違，以後我不在嘴裏說這種話就是啦。」

但是，不久以後，鄭芝龍不派兵援助抗清的義兵的消息，已傳到成功的耳鼓裏了。同僚中也有議論芝龍的行爲的話，刺着他的耳鼓。

有一天，鄭成功正在悶坐，芝龍來對他說：

「明朝的土地，已有大部份失去了；清兵又是厲害得很，你想前途還有希望嗎？」

成功聽父親這樣一說，不由得吃驚着：

「父親是什麼意思呢？」

芝龍大笑着說：

「我覺得明朝沒有恢復的希望了。」

成功跪下來，向芝龍解釋着說：

「我不敢說父親不應該說這樣的話，但是我們吃明朝的俸祿

，只要活着一天，總應該替明朝盡一天責任；明朝的江山，只要有一寸一尺存在，總能夠有恢復全部的可能！」

芝龍冷笑說：

「你只懂得書中的理論，却不明白事實，如今天意已歸了清，我們還怎能逆悖天意呢？」

成功哭着說：

「父親是不是準備投降清朝呢？」

鄭芝龍說：

「現在我還沒有一定的辦法，只不過明朝大勢已去，我們不得先有打算哩！」

他說著，便搖搖擺擺的走了。

鄭成功聽了父親的話，十分悲憤。他在室中徘徊了一會，就

進宮去朝見隆武帝。

鄭成功走進宮裏，見隆武帝獨自坐在御坐上，顯得鬱悶不快的神情。

隆武帝一見鄭成功進來，頓時流下眼淚，嗚咽說不出話。

鄭成功跪在御座前，叩頭說：

「陛下不必憂悶！臣知道陛下一定爲了國事，所以不快樂。但是臣既受國恩，決爲國盡忠，雖死不渝，請陛下放心。」

隆武帝嗚咽着說：

「你這樣忠於國家，朕非常感激，不過獨木不能支大廈，朕想到這點，實在痛心極了。」

鄭成功叩頭回答說：

「臣知道陛下已看出我父親的意念：臣一定諫阻父親使他保

護陛下。」

鄭成功從宮裏回到家中，走進芝龍的書房，但裏面卻沒有一個人影。

他在父親的書桌前，坐着，想到隆武帝剛才悲傷的情景，不禁也掉下眼淚來。

忽然，他瞧見一本書中，有一角信封露在外邊，成功順手抽出來一看，原是一封回信的草稿。

鄭成功把那信稿，仔細地讀了一遍，立刻臉上浮起悲憤的神色。

他把書僮叫進來問：

「王爺最近有什麼客人來過？」

書僮聽了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嚇得只是戰慄着不敢回答。

鄭成功又催促着問：

「你說，我的父親近來可曾召見過什麼生客？」

書僮低聲回答說：

「都督，我不敢說，如果王爺知道，那我的性命要沒有了。」

鄭成功安慰他說：

「不要緊，我又不對父親去說，你何必怕呢？你告訴我，只

有我一個人知道就是。」

書僮向四周望了一望，然後附耳向鄭成功說：

「前三天中，有一位姓黃叫熙胤的來過。」

鄭成功吃驚着問：

「可是清兵派來的福建招撫使黃熙胤嗎？」

書僮搖搖頭：

「這個我不知道。」

鄭成功又問：

「他和父親談些什麼呢？」

書僮又搖搖頭：

「我不曉得，他們談話的時候，把我差到外邊，又關緊着房門。看他們的態度，彷彿是在商量一件祕密的大事！」

鄭成功頓了頓腳，恨恨地說：

「一定就是他！那信中也提到他的名字哪！」

這時，成功的母親田氏進來了，書僮乘機溜了出去。

田氏一見成功面色慘白，像有些不舒服的樣子。

便問他：

「孩子，你的面色很難看，可是身體不舒服嗎？」

鄭成功搖搖頭，接着在田氏跟前跪了下來。

「母親！我正有一件事情，要想母親報告；但先請母親赦免孩兒的罪」。

田氏扶起了成功，笑着說：

「又是小孩子脾氣發作了，你有什麼話，只管對我說，母親還會責罰兒子不應該報告事情的嗎！你只管說」。

鄭成功站了起來，向母親請了一個安，就說：

「父親這幾天來，變得很快」。

田氏愕然問：

「變了，怎麼一回事呢？」

成功扶了母親坐在椅中以後，又說：

「父親有投降清廷的意思」。

田氏吃驚問他：

「你怎麼知道的呢？我不信。」

鄭成功就把芝龍對他說過的話說了一遍。

田氏說：

「我想是不會的，也許他要試試你的志向，故意用那樣的話反激你。你想，我們一家，能得到這樣的地位，完全是明朝皇帝賜給我們的，現在，他怎麼會忘恩負義呢？」

鄭成功摸出剛才的一張信稿，對田氏說：

「母親不信，這裏還有證據呢——」

「什麼證據，你讀給我聽！」田氏站起來，顯得十分急切的神情。

成功回答說：

「這是父親親筆的信稿，信中的意思是說明室天數已盡，決照黃招撫使的意見，歸降清朝」。

田氏聽了，身體索索地顫抖起來。

「要是父親真有這種舉動，那麼你預備怎樣呢？」

成功向母親作了一個揖說：

「這一點，所以要報告母親，聽受母親教訓我」。

田氏點點頭說：

「你且把你的意見說給我聽」。

成功回答說：

我讀聖賢書，牢記着：忠，孝，仁，愛，的古訓。國家是我的恩人，我應該，盡忠報國，父母是養育我長大的，我應該克

盡孝順。現在父親的行動，是不忠，如果我依從父親，叛背國家，雖然盡了孝道，但對國家朝廷，却不忠了；如果爲國盡忠，勢又不能盡孝；豈不是使我躊躇不決嗎？」

田氏正色說：

「忠孝本不能雙全；在這種局勢下面，應該以國家爲重，個人爲輕了；如果你父親確有這種行動，我不能讓他胡爲！」

成功向母親作了一個長揖。

「謹遵母親之命！兒子一定爲國犧牲；雖暫時對父親不孝，將來父親也一定能夠原諒我的苦衷的。」

正在說着的時候，忽聽得外面喊着：

「大哥！大哥！」

接着，鄭鴻遠進來了。

他向大家瞧了一眼，便問：

「你們有什麼事在商談嗎？」——成功，你怎麼這樣興奮哪！」

？

成功向鴻遠行了一個禮，就說：

「叔父來得正好。我和母親正在談起父親這幾天的行爲！」

鄭鴻遠點點頭說：

「是的，我也反對他堅持不救浙江的意見，現在他那裏去了

？

成功回答說：

「大概是會客去了。他不但不援浙江，而且準備要投降清廷！

啦」！

鄭鴻遠大聲問：

「什麼話？」

成功把那信稿遞給了鴻遠：

「這就是明白的事實！」

鄭鴻遠把信讀了一遍說：

「哦，怪不得他不肯出兵援浙，又不肯讓皇帝出征，原來他已經有這麼的主意」。

成功問：

「叔父，父親降清，我們怎麼辦？」

鄭鴻遠沉思了一下。說：

「我們鄭家，身受國恩，沒有明朝皇帝的提拔，怎能到這樣崇高的地位，盡忠報國，是一點也不用猶豫的事情啊！」

成功跪在叔父的面前，說：

「我願聽從叔父的指揮」！

突然，一陣腳步聲。

鄭芝龍走了進來。他用奇異的目光，向大家瞧了一圈，然後

問：

「怎麼啦？你們在商議什麼事情嗎？」

成功轉過臉去向芝龍：

「父親，就是爲了你這幾天所做的事呢」！

鄭芝龍大笑着說：

「我幾天來的事情，正是爲着你的前途打算啦！怎麼樣？」

鄭鴻遠說：

「我特來向你報告，浙江已吃緊了，仙霞嶺沒有守兵，如果

再不算一下，福建也要陷落呢」！

鄭芝龍又哈哈大笑起來：

「我這幾天來，也正爲這事奔走；福建早晚是保不住的！」
鄭鴻逵插嘴說：

「我們應該立刻派兵去援助浙江，退一萬步說，也該扼守仙霞嶺，不讓敵人打進來」。

成功也說：

「父親再不能這樣按兵不動，事情已危急到這樣的地步，沒有反顧的餘地」。

鄭芝龍笑着說：

「我早已對你說過，我有我的打算；清兵來了，讓他進來就是啦」！

大家都吃了心驚。

「啊」！

成功哭着說：

「我們受明朝大恩，知恩不報，還能算是——」

鄭芝龍喝着：

「胡說！書生懂得什麼國家大事？小孩子只知道眼前，却不

曉得將來」！

鄭鴻遠說：

「大哥！成功的話，並不說錯，我們一家，沒有明朝皇帝提拔，怎能有今天的富貴」？

鄭芝龍哈哈大笑了一會，才說：

「你以為清兵到了，我們的官做不成了嗎？我已和黃熙胤約好了。就是郭必昌他也這樣勸我的。不但有官做，而且還有大官

做呢！閩粵兩省的總督，清廷已快把委任狀送來了！」

停了一停，他又說：

「只要有官做，管他是明朝，是清廷；我做我的官，他們換他們的朝代；只有傻子才要反抗！」

田氏聽了這樣的話，哭着拉住芝龍的手臂說：

「我們女人家也知道從一而終，你是一個好男兒大丈夫，却這樣沒有氣節，後世的人，誰都要罵你奸臣賣國賊了！」

鄭芝龍顯得不屑的神氣，一手推開田氏，一邊得意地說：

「女人家出嫁從夫，只要跟着我享福就是！人家罵我，讓人家去罵，官總是我做，福總是我享，安逸的生活總是我在過着啊！」

成功跪着哭求說：

「父親，這事萬萬做不得！我們用的錢，都是從人民那裏捐得來的，我們應當替人民想一想」。

鄭芝龍冷笑着說：

「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你自命是個讀書人，怎麼這樣的不孝，父親做的事，總比小孩子要懂得多些」。

鄭成功說：

「臣應忠國，難道父親就忘記了嗎？」

鄭芝龍一脚把鄭成功踢倒在地，恨恨地罵着：

「像你這種不孝的逆子，我不能容留你在這裏！」

鄭成功又哭訴着說：

「做父親的應該教導兒子盡忠報國，不曾聽說父親教導兒子去做叛臣的，父親既不肯聽兒子的忠諫，我還有什麼話說？」

鄭鴻遠也說：

「大哥，清兵沒有信義可言，也許他現在勸誘你投降，把高官厚爵答應你，等到你投降了他們，一切都完了」

鄭芝龍雖然經他的弟弟，妻子，兒子的苦諫，但總於挽回不了他的利祿的慾心。

田氏知道丈夫已經決心投降清廷，便在第二天自盡死了。

她在臨死的時候說：

「我不願做賣國賊的妻子，死又有什麼可惜呢？只要成功能夠實行他的志願，我死了也可以閉得緊眼睛的！」

成功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他諫但不聽父親，便帶了一部份和他志向相同的人離開泉州了。

因為鄭芝龍已和清兵有了密約，所以他雖然聽得清兵已經由浙江引大兵南下的消息，但是仍舊按兵不動。

隆武帝聽得情勢危急的消息，便召芝龍進去商議。

隆武帝說：

「福建已經危急了，我想到江西去。這裏的事，你總可以負完全責任的」。

鄭芝龍聽了隆武帝的話，假裝吃驚的態度說：

「陛下怎能離開這裏呢？要是陛下一走，大家反要以爲我不能輔佐朝廷啦！」

隆武帝說：

「這個你可以不必擔憂，我自有辦法處置！」

鄭芝龍不但自己降了清廷，但他還不願別人抗敵，他知道隆

武帝到江西去，一定還是要繼續抗清復明的，所以他便暗中派人向民衆鼓動。

隆武帝的車駕到那裏，便有許多民衆遮道挽留帝駕，不讓隆武帝到江西去。

一面，他又上表給隆武帝，要求皇帝爲了人民着想，仍留福建。

這樣惡毒的計謀，他原是爲了向清兵表功。

果然，不久清兵已從仙霞嶺長驅到福建了，隆武帝的車駕在汀州便給清兵擄去了。

隆武帝却是個有氣節的人，他被拘在清兵營中，就絕食自盡。鄭芝龍的目的達到了。

他就寫了降表，去送給清軍的元帥博羅。

博羅聽得鄭芝龍親自送表請降，十分高興，立刻迎他到營裏。命侍從設筵款待。

在席間：

博羅說：

「明朝可惜像你識時務的人太少，否則，又何必要清朝這樣派大兵勸亂呢！」

鄭芝龍聽了這樣譏諷的話，並不覺得慚愧，他却笑着回答說：「是的，元帥真是太辛苦了，我不過因為覺得成敗在天，所以抱定了「順天」的宗旨。」

博羅點點頭，說：

「不錯，天命是不可故違的」。

接着，他又問鄭芝龍關於福建的一切情形，然後又說：

「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都督也應該暫時休息一下才好。等戰事平定以後，可以快快活活的做一下官」！

鄭芝龍說：

「聽憑元帥吩咐就是」！

博羅說：

「都督在南方很久，將來福建廣東兩省的軍務，依舊要煩勞都督的；這不過暫時給都督一個休養的機會」！

博羅說着，立刻從壁間抽下一枝箭，一折爲兩，接着又說：

「我可以向你設誓」！

鄭芝龍見了十分高興。

第二天，博羅就派人把鄭芝龍護送到北方去。鄭芝龍的部下，都完全遣散了，連他的侍從五百名，也分散開，編到旗籍的隊伍裏。

賣國賊的結果，原是不必憐惜的。

三 義起

鄭成功離開泉州不久，清兵已據有整個福建了。

鄭鴻逵帶了一部分兵馬，抗拒清軍，但不幸失敗死在亂軍之中。

鄭成功聽得叔父的死耗，又知道母親自盡。和父親被清兵護送到北方去的消息。

他嘆息着說：

「父親信任清廷，想來現在一定要懊悔當初的事情了。」
他就帶了幾十個侍從，匆匆地離開福建，分乘兩隻大船到南澳去。

南澳的民衆，一聽得唐王殉難的消息，都非常悲憤。

成功便趁着這個機會，向大家說：

「我們明朝建國已許多年，只因爲國內盜賊蜂起，所以給滿洲兵乘機進關，假着幫助我國平賊的名義，却佔據我們土地，殺戮我們人民，強迫我們漢族人做他的奴隸，這是多麼可恥的事啊！」

接着，他又說：

「我們只要能同心協力，中原地方，都是漢族的同胞，一定可以把清兵趕到關外去！」

南澳的民衆聽了都十分激昂，立刻齊聲應着：

「我們願替先皇報仇，把清兵趕出關去，收復一切的失地！」

成功這樣一鼓勵，一發動，應募當義軍的，立刻有好幾千人

但是，鄭成功本是一個大學生，他從沒有帶過兵，也不懂得軍事。

在起兵的第一天。

鄭成功跑到孔廟裏，對着孔子的神位，跪着祝禱說：

「我是一個讀書人，只會讀書寫字；但是現在國家在這樣危險的局勢下，不能不起兵替國家報仇。從前班超投筆從戎，我現在也願意繼續這種志願，替國犧牲。從此以後，我不再穿這種書生的衣服了！」

他祝禱了一遍以後，就脫去長袍，換了武裝，又向孔子的神像拜了幾拜說：

「先師在天之靈，也一定能夠原諒我的苦心，還懇求能隨時

指導我，使我完成我的志願！」！

於是他自稱：

—— 忠孝伯征討大將軍 ——

誓師跟清廷對抗。

在順治四年，成功帶了兵，從南澳到鼓浪嶼。

鼓浪嶼就在廈門的對岸，只夾着一條海水。

他到鼓浪嶼以後，就供起明太祖的牌位，大家在明太祖的牌

位設誓，恢復明朝的江山。

鄭成功曾帶了兵攻打泉州，但好幾次都沒有得到成功。

他並不因此灰心，却覺得自己的力量，還不充足，非再擴充

勢力不可。

鼓浪嶼的附近有兩個半島，一個是廈門，一個是金門。

鄭成功向部下將士說：

「我們雖然已經結合起來，而且和清兵也打過幾次仗，但是力量還不夠，非得再佔據幾處地方，充實我們的力量不可」。

部下將士說：

「金門和廈門兩地，不正是我們的貼隣嗎？那裏並沒有守將，只不過是地方人士的民兵」。

鄭成功說：

「這兩處地方的軍隊，我很熟悉，但同是族中人，有些不忍去佔據他們的地盤。」

部下說

「那有什麼關係？我們起兵不是爲了奪地盤，也不是因着私人的利益；他們能夠同情，那就雙方合作，否則，就把他們趕走」。

！
鄭成功聽了，沉思了一會，回答說，

「好罷！就這樣辦罷！」

那是八月十五的晚上。

中秋夜月的月光，顯得格外的光明。

天空是皎潔的，

星光是燦爛的；

銀光瀉在大地上，只見白色的一片。

廈門的盤據者，鄭聯他喝醉了酒，睡在萬石岩

成功帶了兵，悄悄地到了那裏，鄭聯直到第二天才知道。

第二天，鄭聯到鄭成功的營裏，來拜訪鄭成功。

鄭成功很客氣地招待他。

談了一會，鄭成功說：

「我爲了想恢復明室江山，因此想向老兄借一些兵馬，」
鄭聯聽了這話，不禁愕然，半晌沒有回答。

鄭成功說：

「這事不是我們私人方面的問題，而是國家的大事。」
他說着就拔了佩劍，挺劍走到鄭聯的跟前。

鄭聯知道不能不答允了；就說：

「一切聽憑兄命。」

這樣，鄭成功的兵，不折一矢，不流一滴血而把廈門佔據了。
鄭聯所有的部下，全都投降了鄭成功。

鄭聯到金門去，把經過告訴鄭彩。鄭彩是佔着金門的海盜。

鄭彩一聽鄭聯的話，忙的帶了兵逃走了。

於是金門也爲鄭成功所有了。

鄭成功佔有了廈門和金門以後，勢力更大了，沿海的一帶海盜，都聞風來降，於是威名更大著。

這消息傳到清廷，很是吃驚，便立即派了差官來勸成功投降。

差官到鄭成功的軍營中後，便說：

「將軍雖然威震四海，但是這究竟沒有封爵稱號，我奉命來請將軍進京去，一定可以得到更顯貴的爵位！」

鄭成功冷笑說：

「我要是爲了個人的利祿，早就和父親一致行動了。我身受明皇恩惠，如不報答，還能稱人嗎？」

差官笑着說：

「明室江山，早就覆亡了，你還有什麼希望呢？朝廷存在一天，做臣子應該盡忠一天，但如今朝廷早就覆滅，將軍又何必固執？」

成功聽了他的話，喝着說：

「我生為明朝臣，死為明朝鬼；你是什麼東西，敢多來饒舌！」

差官也冷笑說：

「天朝因為你的父親，投降有功，因此不立即派人來征討，否則，恐怕你們要連葬身之地也沒有啦！所以我為你的前途着想，趁早投降，實是再聰明的上策！」

鄭成功聽了大怒，立刻拍桌罵着：

「什麼話！快給我斬首報來！」

部下勸阻說：

「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何況你的父親還在清朝，斬了他，恐怕和你的父親有不方便的地方。」

鄭成功勉強忍住着憤恨說：

「就饒你的狗命吧！」

接着，他就命侍從把差官打了出去。

清廷得着差官的回報，十分震怒。

順治帝召了鄭芝龍，責他說：

「你的兒子這樣倔強，我對於你的投降，不能相信是忠誠的
啦！」

鄭芝龍聽了順治帝的話，嚇得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不知怎

樣回答才好。

後來，順治帝見鄭芝龍那樣狼狽的樣子，也不禁失笑了，並沒有怎樣責罰鄭芝龍。

第二年，清廷又得了鄭成功擾亂海邊的報告。
順治帝很是憂慮。

他召集了許多臣士，將官，來商討對付的方法。他說：

「明朝的遺民，雖然還有許多人不肯投降，據隅反抗，但只有鄭成功的一部分，確是可畏。如果給他長成了羽翼，那就不堪設想了。」

元帥博羅建議說：

「無論什麼人，都是愛惜生命的；他們所以負隅頑抗，大概因不能夠滿足他們慾望的緣故。」

順治帝問他；

「你以為對鄭成功應該怎樣封他官爵，才能使他心服呢？」

博羅回答說：

「當初鄭芝龍投降的時候，我原用了閩廣總督的空頭銜把他騙來的；此刻成功不肯投降，也許因為他父親沒有得着官爵的緣故。因此，他覺得投降了清廷，却一點不曾得到地位，這樣，他就只好不遵從清廷，進而反抗清兵了。」

順治帝說：

「這容易，我立刻封他們官爵好啦！」

於是他下令封爵：

鄭芝龍為同安侯；

鄭成功為澄海侯。

清廷立刻派了差官，把這命令去送給鄭成功。

可是，鄭成功拒絕了命令，連差官也不接見。

順治帝很憤恨，又召鄭芝龍進宮，把這事經過告訴他。

最後，順治帝說：

「你的兒子，真太不識抬舉了！我封他官爵，他連命令也不接受。你如果真心降服清廷的，就應該去勸勸他才對！」

鄭芝龍聳着回答說：

「他真是一個倔強的人，我也沒法奈何他？」

順治帝冷笑說：

「但是你是他的父親，他是你的兒子呢！難道你們父子間連感情也沒有的嗎？」

鄭芝龍怎敢把兒子和自己爭執降清的事告訴順治帝呢？他只

得唯唯地答應着。

順治帝說：

「你且寄封信去勸勸他吧！」

鄭芝龍應着：

「是，是，我可以寄信去，但是——」

順治帝問：

「怎樣？你有什麼別的意思？」

鄭芝龍又囁嚅着說：

「我用父親的名義寄信給他嗎？」

順治帝笑起來了。

「當然，這還用問嗎？」

鄭芝龍又說：

「那麼我想請求陛下下一件事。」

順治帝帶着訝異的神情。

「怎麼事？」

鄭芝龍回答說：

「這送信的差官，是不是可以由臣自己去選定，因為恐怕天朝的人——」

順治帝大笑了一會。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怕天朝派去的差官，他不願召見。是不是？」

鄭芝龍向他瞧了一眼。接着輕輕地點了點頭。

順治帝又說：

「那很好，我允許你自己派人去，你是不是立刻就寄信呢？」

你的信可以讓我瞧瞧嗎？」

鄭芝龍應着說：

「一定先呈給陛下檢閱。」

順治帝笑了。

「很好，就這麼辦吧！」

鄭芝龍寄了一封辭句動人，意思懇切的信，派人送到鄭成功那裏。

但是，這件事情的結果，又使順治帝失望了。

鄭成功見了他父親的信，便對差人說：

「我一切都明白，只是忠孝不能兩全；我爲了國家，不能不捨棄私人的感情。」

差人稟告說：

「我奉了王爺的差使，請將軍願念父子的感情成全了王爺的願望。」

鄭成功冷笑着說：

「在感情方面，我和他是父子，在國家立場，我們却是仇敵啊！」

差人又說：

「請將軍再考慮一下。」

鄭成功站了起來。

「我沒有別的話說：如今只有一條路，把清兵趕出關去，恢復明朝的江山。」

差人說：

「那麼請將軍寫封回信給我，讓我可以回復給王爺！」

鄭成功把原信擲還給差人

「你把原信帶回去，不是可以交代之嗎？你說，我不願意接受任何的勸告，除非清兵退出關去！」

差人說：

「請將軍爲了我着想，賜一封回信吧！」

鄭成功的部下，也勸鄭成功寫封回信給他的父親；使差人不會爲難。

鄭成功恨恨地拿了一枝筆，在原信的封套背後，寫着：——

「忠孝不能兩全，事敗，有死而已！」

把信封擲給差人，便拂袖進去了。

鄭芝龍接到這樣的答覆，心裏雖然不快，但是也沒有法子奈何他。

順治帝更氣憤。

到第二年，清廷再派人到鄭成功那裏，勸他投降，允許封給更大的官職給他，並且也准許他在原來的地方駐兵。

同時，又恐嚇他，如果他不肯投降，一定要重辦他的父親。可是，成功呢？

他的心裏，除了恢復明朝的江山以外，再沒有別的意念。清廷得着差官回來的報告，成功拒絕接見清廷派去的任何使者，知道鄭成功的意志堅決，已沒有再勸誘他投降的可能了。

於是順治帝下令：

把鄭芝龍送到甯古塔去，給他受各種的酷刑。

鄭成功聽得父親被拘，又受着各種的刑罰，忍不住流着眼淚說：

「不是我忍心，情願自己的父親受刑；但是爲了漢族成千萬的同胞，有什麼法子呢？」

鄭成功把個人家族的利益，和國家民族的利益，互衡重輕以後，只得硬起心腸，裝做不知道這回事情了。

四 生聚教訓興師伐清

從成功佔據了廈門以後，一般愛國的志士，紛紛投奔到他那裏去。

甯波的一個舉人，叫張煙言的，便是其中之一。

他聽得隆武帝在福建殉國的消息，立即擁立魯王監國。

監國是代理皇帝的職務。

不久，浙江全省都淪陷了。

張煌言聽得鄭成功已佔據廈門金門，立刻奉了魯王到廈門去

投鄭成功。

鄭成功見了魯王哭拜着說：

「以前先皇隆武帝也從浙江投奔到福建，來投奔我的父親；

原是抱着十分堅決的意志，想把明朝江山恢復，驅逐清兵出關。不料我的父親爲利祿所誘，給清廷的甜言蜜語所哄騙，結果不但國家愈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就是我的父親也懊悔不該投降清廷，但事情已到了那種情景，又有什麼方法呢？」

他再三叩頭說：

「臣現在願以身報國；聊盡人臣的責任；同時也可稍贖我的父親的罪孽。」

魯王非常感激他，便安慰他說：

「你的忠心，我很感激，過去的事，也不必多提；只求將來能達到你的志願，先皇就是在九泉之下，一定能夠瞑目的了！」

張煌言在鄭成功那裏，很得成功的信任，差不多事無大小，都先經他倆共同商議，以後才進行。

張煌言說：

「報仇雪恥，不是短時間中所做得到的事。從前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總把吳國踏成平地。現在我們是民族間的仇恨，要驅逐異族出境，中原的漢族同胞，都是同情我們的行動，而且也願為國効力的。不過現在第一步，應該把內政修明起來，內部整頓完固，出師進兵，然後可以節節勝利啦！」

鄭成功很佩服張煌言的建議，當時就把部下的兵，分成七十二鎮，一面訓練舊部一面招募新軍。

同時，還設立了下列的各種機關；

1. 求賢館
2. 儲材館
3. 察言司

4. 賓客司

5. 印刷局

6. 軍器局

因為國家大事，必須集思廣益，搜羅人材，使各方面的人物，多多貢獻意見。

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

鄭成功深知意見不妨多，只要能鑒別選擇的眼光，決斷實行的魄力，對於國家只有利益，不會有損失的。察言司的設置，就是審核各項意見的唯一機關。

除了以上各項機關以外，還分成下列各部份，辦理一切政事

；

1. 吏部——任免官員。

2. 禮部——禮制律法。

3. 兵部——軍務機密。

4. 刑部——審判裁斷。

5. 工部——糧食交通器皿。

因為鄭成功的起事，爲了恢復明室江山，所以他對於施行一切重要的命令，或封拜部下的官吏將士，總先穿着朝服，西北遙拜帝座，然後執行。彷彿他的行事，是替代明帝做着一般。

那時候，鄭芝龍雖然被拘在甯古塔，但還能夠自由和自己侍從談話，並不像囚犯。

這一天，有一個侍從進來向鄭芝龍報告說：

「王爺，聽說都督在廈門勢力很大哩！他還帶了兵把清兵打

敗了好多次；那時王爺如果不投降——」

鄭芝龍揮揮手，止住了侍從的說話，他接着說：

「別說了，過去的事，說牠有什麼用呢？」

侍從嗚咽着說：

「但我一想起王爺的遭遇，不得不感着悲傷了。」

鄭芝龍嘆了一口氣說：

「這大概也是命運吧！想不到我會到這裏來做囚犯。不過這

也可以學警覺後世的人啊！」

侍從說：

「王爺何不寫封信給都督呢？」

鄭芝龍搖搖頭。

「我還有什麼話可以向他說呢？」

「都督不是不孝順王爺，只因爲他處在那樣的地位，也是沒有法子啦！你把這裏的情形告訴他，也許他會救你出去呀！」

鄭芝龍低了頭，默默地想着。眼淚像珍珠斷線似的，滾到衣襟裏。

一會以後，才說：

「我真沒有臉再寫信給他了。況且，監視我行動的人很多，信也不見得能送到他那裏。」

侍從說：

「王爺和都督，總是父子親骨肉，他得到你這裏的信息，多少總要替王爺想些法子的。信呢？」他想了—想，然後又說：

「派人送去是不可能的，路上有人檢查，不如交給驛站去傳遞。」

鄭芝龍說：

「驛站去傳遞，那是可靠的嗎？不消兩天，我怕要受了通敵的罪名而下獄了。」

侍從說：

「封面上不寫鄭成功的名字，也不著着王爺的姓名，誰會查得到呢？」

鄭芝龍點着頭說：

「那麼，不妨試一試呢！傳遞的手續，一切都煩勞你了！」

鄭芝龍立刻寫了一封信給成功，裏面說明自己在這裏被拘，受刑，和種種不自由的情形，滿紙是血淚染成的，令人讀了，不禁悲憤交集，覺得鄭芝龍的處境，真是十分可憐；但這種結果却完全由他自己所造成的。

鄭芝龍把信封了，交給侍從說：

「必規！你得小心些才好哪！」

那侍從叫羅必規，是鄭芝龍最親信的一個侍從。他答應着拿了信出去了。

然而，不幸得很，當這信由驛站傳遞到福建的時候，給福建的一個巡撫叫修國器的發覺了。

修國器很詭詐，他把這信抄錄了一份副本，送到清廷，却仍把原信遞到鄭成功那裏。

鄭成功接了父親的信，只是流着淚說：

「我雖然可以救父親，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做的。現在要救的不只是我父親一個，所有在清軍蹂躪下的民衆，沒有一個不需要我去救援呢？」

他含淚把信燒了，連片紙隻字的答覆也沒有。

可是清廷得了福建巡撫的報告，却震怒極了。

而且，鄭芝龍的侍從中，有一個叫尹大器的，他因為和羅必規鬧氣，便把鄭芝龍叫羅必規送信給成功的事，完全告訴了清帝。

順治帝更氣憤了，他怕鄭芝龍逃到福建去，於是命令把鄭芝龍囚到牢獄裏，帶上了手銬腳鐐的刑具。

並且說：

「成功投降清廷的日子，就是你恢復自由的日子；你安心在大獄裏生活吧！」

鄭芝龍的侍從羅必規，因為給鄭芝龍私下送書信出去，便下

令斬首。

順治帝又召尹大器到跟前：

「你報告你的主人的秘密，雖然對我是很忠心；但你的行動，却是賣主求榮，非常可恥的；這種人留在世界上又有什麼好處呢？」

他也下令把尹大器斬首。

到順治十五年的七月裏，鄭成功已經準備得相當充實了。

他覺得應該出師討清，一面試驗一下自己的力量，一面趁這機會可以把力量更擴展得大些。

他任命：

張煌言，做前提督。

洪旭做司令。

鄭泰做戶官留守。

大軍十萬，浩浩蕩蕩向浙江海岸進攻。

不到幾天，樂清一帶的郡縣，都給他攻下來了。

鄭成功號召漢族的民衆，起來抗清。他的口號：

——漢族的土地，應該交給漢族人自己來管理，驅逐清兵出關，緝拿漢奸歸案究辦！

凡是投降清廷，給清廷服務的就是漢奸！

在他誓帥進兵的時候，他設了明太祖高皇帝的牌位，哭告說

：「成功是一介書生，不過因激於義憤，願犧牲一切盡忠報國。事情的成功失敗，我原不計較，只是竭盡心力，死而後已！高皇帝在天之靈，想必能在冥冥中加以默佑。萬軍所至，能拯救滿洲鐵蹄下的民衆，使其恢復自由，還我河山，復興明室，幸甚幸甚。」

甚！」

他又命將士高呼高皇帝三聲，將士們都給這樣忠勇的精神所感奮。

所以不久以後，鄭成功又把羊山攻下來了。

可是不幸得很，不測的風雲，使這討賊軍受了很大的打擊。

這一夜。——

天是黑的，

一大塊，一大塊的烏雲，在海面的天空中奔騰着。

一會兒。

風是狂嘯起來了：

浪濤也捲得幾丈高；

呼呼呼！

嘩嘩嘩！

海水被風捲到半空裏，忽然又壓下來了。

拍啦！一隻船的桅杆斷了！

救命呀！

救命呀！

大船像一片落葉似的，被風捲到半空裏，一打轉傾覆在大海裏了。

剎那間白的浪花，黑的海水，吞沒了一切。

鄭成功跪在艙面上，向天祝禱着：

天哪！你難道不能成全我們的苦心嗎？

然而，大風依舊是施着威，肆着虐，浪濤不停的把兵船衝擊着。

張煌言嘆了一口氣：

這是天命啊！

他立刻命兵船退到翁州去。

這一次——

義軍被淹死八千人，

兵船被衝破十九艘，

鄭成功的一個兒子，也在大風潮中失了蹤。

部下的將士，怕成功悲傷，便向他勸慰：

鄭成功說：

死了個小孩子，有什麼關係呢？況且這次的失利，並不是我們的力量，敵不過清兵而是天災的襲擊，何必放在心裏呢？

停了一停，他又說：

失敗一次，多得一次教訓，今後我們更該把水軍練得更堅強，更有力，然後進能攻，退可守，就是再厲害些風浪，一定也能戰勝牠了！

從此，他更埋頭苦幹，準備下一次更有力的進攻。

五 打長江

一年的光陰，迅速地像水一般的流去了。

鄭成功抱着把明朝的江山恢復過來，把清兵趕到關外去，他無時無刻不會忘記唯一的使命，只要有機會，他總不願放棄的。

這是順治十六年的事。

成功聽得清廷派了大軍去攻雲南貴州去了。

於是他和張煌言商議着：

「清廷派了大軍入西南，我想中原一定很空虛，沒有準備了

。」

張煌言，自然猜得到成功這話的含意，他說：

「你可是要進兵去打中原嗎？」

鄭成功說：

「是啊！雖然上次打到浙江，不幸受了挫折，但我的心裏却沒有一分一秒鐘忘記過恢復江山的事業；現在有這麼一個機會，自然不願放棄啦！」

張煌言說：

「你還是想進攻浙江嗎？」

鄭成功說：

「不，上次的進兵，在我的本意，只不過想試驗我們的力量，因此就去打浙江，但是，這一次的進兵，却是爲了我們的目的而進取，所以當然不同了。」

張煌言說：

「你有什麼計劃呢？」

鄭成功拿出一份地圖，指點着說：

「南京是高皇帝建都的京城，我想打到南京去；所以第一步，打進長江去，由崇明入手，進取瓜洲，鎮江一直到南京。」

張煌言聽了鄭成功的話，非常贊成，於是立即準備一切，舉大兵進攻。

鄭成功的討賊軍，共有十七萬：

水兵五萬人；

騎兵四萬人；

步兵五萬人；

鐵軍一萬人；

後備隊二萬人。

其中的鐵軍，更是一種特有組織的軍隊。

鄭成功在軍士中，挑選了勇敢，而且不怕死的兵士，經過訓練。給每個兵士穿着特製的鉄甲，甲上漆着美麗的花紋，執着雪亮的鋼刀；他們的任務，是在打仗的時候，叫他們衝鋒陷陣，砍敵人的馬脚，使敵騎不能活動。

他們乘了幾千艘戰船，浩浩蕩蕩向長江進發，沿海唱着雄壯的軍歌，更是響激雲霄。

個個精神胞滿，士氣振奮。

——這是他們軍歌中的一節——

大家合力打長江嘞！

恢復河山歸大明。

大家合力打長江嘞！

趕走那斑韃子兵！

長江是我們漢人的，
不容豺狼來佔侵！

× ×

打長江，打長江，

打到金陵去祭陵。

打長江，打長江，

漢人立志不降清。

長江是我們漢人的，

不容豺狼來佔侵！

× ×

長江流水黃澄澄，

大家死裏來求生；

長江波濤滾滾流，
不達目的不干休；
長江江面平如鏡，
我們團結成一心；
打進長江殺敵人，
永傳千古留英名！

×

×

大家合力打長江鴨，
只有進，沒有退；
攻打長江要齊心嚙，
築起血肉的長城來！
長江是我們漢人的，

強佔我們土地的強盜——快滾開！

歌聲傳到長江口的崇明島前了。

將士們向鄭成功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要先把崇明島佔據下來呢？可做本軍的大本營」。

鄭成功說：

「不，瓜鎮這個地方，比崇明還要緊呢！因為瓜鎮是金陵的門戶，一定要先打下來！

這樣，他立刻把兵帶着前進。

一路旌旗蔽天，

刀槍耀日，

聲勢浩大極了！

清廷聽得鄭成功進兵的消息，便下旨令兩江總督邵廷佐嚴爲防備。

鄭成功的兵，一路進長江，沒有遇到怎樣的抵抗，就是戰了幾次，也都得着勝利。

丹徒被攻克了，

巫山也失守了，

這消息傳到郭廷佐那裏，他很恐慌，立即命鎮江巡撫嚴守鎮江。

在圖山，談家洲設了大礮，金山焦山的中間，水中用鐵索橫繫着，阻擋鄭成功的兵船駛來。

鄭成功到了巫山，便換了便裝，設壇遙祭明太祖高皇帝。

將士們都高呼：

「高皇帝萬歲！」

明室江山萬歲！」

祭了高皇帝以後，鄭成功又換上了素服，像帶重孝似的，設起先王隆武帝的牌位，哭拜着說：

「陛下，我在泉州的時候，曾向陛下設誓，永遠保護陛下，恢復明朝天下。但是臣沒有能力可以轉移父親的意志，以致陛下爲國殉身。想起來不但慚愧，並且十分痛心！今天，臣得了許多將士民衆的愛護，出兵來征討清兵。實行臣以前設誓報國的志願；尚望先王在天之靈，暗中默佑，使江山恢復本來面目，那麼，臣雖死，也有面目可以在地下和陛下相見啦！」

他說完以後，伏地大哭起來。

將士們聽了，也都失聲垂淚，大家都願以一當百，把清兵打

出關去。

第二天，鄭成功帶了兵，逼近鎮江了。

他們的兵船忽然在江中停着不能前進。

張煌言得了探子的報告，清兵在江中橫貫了鉄索，阻擋兵船

鄭成功說：

「那麼我們登陸，由岸上側攻吧！」

張煌言想了一下便回答說：

側攻也可以，但是我們大軍都在船中，這樣棄舟登陸，容易給敵人反攻的機會，我有一個方法在這裏立刻可以剷除這些障礙物的。」

張煌言下令，召集會泗水的士兵百人，每人發給一管銳利的

銅鎗。

「你們洩到水中，把江中的鐵索，盡數銼斷，限三小時內回來報告。」

這方法真好，只不過兩點鐘的工夫，兵船就又浩浩蕩蕩的駛向鎮江去。

蔣國柱聽得鄭成功的兵船，依然沿江上溯，幾十條鐵索，並不能阻止他們，於是下令——

圖山談家洲的砲台，開砲！

轟！

轟轟！

轟轟轟！

砲彈落在江裏，江水被擾得躍起幾丈高。

鄭成功只命四艘兵船，向前開路，其餘的都隱避在砲彈轟擊不到的地方。

在這四艘兵船沒有衝進去以前，鄭成功向船上的將士們說：

「我們這次打仗，只爲了恢復失地，收回主權；這是爲了自由而戰。只有進沒有退。」

衆將士都同聲應着：

「我們不怕死！請將軍放心！」

鄭成功又說：

「這裏是南京的門戶，如果能夠奪得鎮江，破南京也不是難事了。這第一功，讓你們去得；將來成功以後，你們的光榮，真是說不盡啊！」

衆將士又應着：

「我們謹遵將軍的命令，一定不使將軍失望！」

鄭成功微笑了。

他舉起酒杯，向大家跟前揚了一揚，說：

「我先把這杯酒，遙祭先帝的英靈，大家不要忘記先帝在汀州爲國殉難的事啊！」

鄭成功把酒潑在江水中，衆將士齊聲應著說：

「得令！」

大家的心裏，充滿着悲憤、勇敢的情緒。只有前進，沒有後退的決心，佔有了將士們整個的心胸。

四隻兵船，忽前忽後的上駛了。

清兵的大砲彈，像雨點般在江面上落着。

可是這些水軍厲害得很，他們的船，也是有神出鬼沒的本領

忽然出現在江心，清軍的大砲，便向江心苗準着發射，但剛開了幾十砲，却又不見那幾隻船的影子了。

砲彈的烟霧剛消失，這幾隻船却又出現在江東遠岸傍了，於是砲彈又跟着船的目標轟擊着。

那幾隻船似乎在利用砲彈的烟霧，掩沒着他們的上駛。

清兵憤恨極了，他們沒有見過這樣勇猛進兵的軍隊。

於是——

不顧目標的：

轟着，轟着，

白天，晚上，早晨，正午，不停地轟着。

江水像餓虎似的咆哮着，烟霧把整個江面，籠罩住了。

半個天空，都映得通紅。

這樣整整有五天。

清兵的砲，都熱得不能再射擊，砲手也疲倦了。

但那四隻船，一點也不曾受傷，一艘艘都出現在砲台的前面

這時，砲火已沒有威力，大家必須短兵相接，開始肉搏戰了

那班鄭成功的水軍，可真勇敢得很！

他們一個個，一隊隊從兵船中跳到岸上，像生龍活虎似的，

直向砲台衝殺過來。

明晃晃的鋼刀，

鮮紅的熱血，

「衝呀！」

「殺呀！」

「替先皇帝報仇！」

「趕走韃子兵！」

砲台成爲臨時的衝殺場。

喊殺聲震動着整個江邊。

鄭成功的水軍，雖然只有一百多個人，和清兵二千多人接戰，但是他們愈殺愈勇，把二千多個清兵，殺得一個也不留。

紅旗在砲台旗杆上飄揚起來了。

鄭成功知道襲取砲台已經成功，就趁着潮水上漲的機會，牽大軍跟進。

瓜州收復了，立刻下令進攻鎮江；不讓敵人有片刻喘息的機

會。

談家州的爭奪戰失敗的消息，傳到巡撫蔣國柱那裏，他不禁吃驚着說：

「怎麼？他們的進兵，竟這樣神速嗎？」

他立刻調集了金陵，蘇，常，的軍隊來增援。

於是第二次爭奪楊蓬山的戰爭，又迅速地爆發起來。

鄭成功登陸的軍隊，不過二千多人，但每個人都抱着必勝的信念，下着決死的意志。

清兵大軍圍來，那些義勇的兵士，都從水田中躍出來。

鐵軍也衝進清兵的隊伍裏，實行他們的斬殺任務。

這些兵，真是有神奇的本領，忽而聚，忽而散，忽而左，忽而右，把清兵弄得疲於應命。連敵軍的確數有多少也摸不着頭腦。

砲台的大砲，都掉轉了砲口，向清兵轟擊着。

不上半天，已把清軍打得落花流水，不知道死傷了多少。

屍如山積，血流成渠，怕還不能形容當時的情景。清兵二萬五千人，生還的還沒有十分之一。

清兵大敗以後，不得不把消息去報告兩江總督郎廷佐了。

郎廷佐也着急得很。

這時，清朝有一個明室的叛將洪承疇，他在南京，聽得這消息後，立即率領了壹千名鉄騎來應援。

這些鉄騎兵也是十分厲害的，身上蒙着鉄甲，刀槍弓箭，都傷不了他。

同時，又調集了無錫，江陰各方面的軍隊，來保衛鎮江。

那些兵開到江邊以後，對鄭成功的義軍，非常瞧不上眼，大

家說：

「這一班海盜，那裏值得我們來打呢？」

驕兵必敗，這是天然的定律。

洪承疇的鉄騎軍，給鄭成功的鉄軍完全擊潰了。鉄軍只要把鉄騎的馬脚砍斷，便再也不能發揮他們的威力了。

在戰得清軍人耐馬嘶的時候，鄭成功的軍隊中，忽然豎起了白旗。

這是一種停戰退兵的信號，清軍一見心裏暗暗快活因爲再戰下去，已經沒法支持了，現在正是給他們有一會喘息的時候哪！

那裏知道，這却是鄭成功的一個巧計。

當鄭成功的軍隊退却的時候，清兵便乘機追襲過來。當清軍追了幾里路時，忽然砲彈像落冰雹似的直向清軍射來。清軍猝不

及防，頓時人慌馬亂，自相踐踏。

鄭成功的軍隊，又再行回師衝殺，這一仗，把清兵又殺死了三分之一。

清兵幾次大敗以後，提督管效忠，他帶了預備去攻打雲貴的精兵，分路來應戰。

因為清廷知道鎮江是南京的重要門戶，如果鎮江一失守，南京也震動了，所以不惜以全力來保衛這個咽喉地帶，

但鄭成功的軍隊，個個奮勇，打仗的時候，沒有一個不視死如歸。

當下雙方都以精銳，互相衝殺。

鄭成功的部將，把軍隊列成了一個陣勢。

管效忠也親自來督戰。

他瞧了鄭成功的軍伍的陣勢，便向部下說：

「這是八卦陣，仿諸葛亮的八卦陣圖佈置的。應該從生門攻進去。」

但是，當清兵攻進八卦陣以後，那陣勢忽然又變成長蛇陣了。

長蛇陣很厲害，牠是一種包圍的殲滅戰。

被圍的軍隊如果不能尋得陣門，簡直沒法衝出來的。你如果打牠的頭，牠便掉轉尾巴來幫助了。但當你打他的尾巴的時候却又掉過頭來幫助尾巴。

這樣一來，效忠的兵士，被鄭成功的軍隊圍在陣裏，左右衝突，沒法脫圍。

鄭成功親自執鼓督戰。

剎那間，鼓聲震天動地，萬軍吶喊助威；使效忠的軍，更加驚惶失措了。

從早晨一直殺到天黑，效忠的精兵五千人，只有一百多個突圍逃走。

效忠忍不住嘆口氣說：

「我從進關以後，前後經過戰爭幾十次了；却從來沒有看見像今天那樣厲害的敵人的。」

他沒有辦法，只得帶了殘兵，回南京去。

鄭成功經了幾次的大戰，威名大震，所向無敵，人民都來向他投効了。

鎮江的守將，和知府，也都投降了。

成功得了鎮江以後，在峴山上大宴兵士，打長江的歌聲，又

響遍着長江的江面。

「……………」

長江波濤滾滾流。

不達目的不干休；

……………」

長江是我們漢人的。

強佔我們土地的強盜——「快滾開！」

六 遭遇挫折

鎮江攻克了。

鄭成功和張煌言還率兵船西上，向南京進攻。

他們祭明太祖的孝陵，準備大舉奪取南京，作爲恢復明室江山的根據地。

這時，鄭成功對張煌言說：

「如果南京收復，我們的事業，就可以有相當的把握了。」

張煌言回答說：

「不過南京是石頭城，建築得非常堅固；而且清軍也必拚死扼守，我們動作必須十分審慎；而且清廷也必從各方面大調援軍。」

鄭成功點點頭，對於他的意見，非常贊同，他說：

「清軍調援軍來，必從江楚方面而來，所以我覺得蕪湖，實是一個要地。能夠控制蕪湖，使清軍不能東下，那麼攻克南京，也比較容易成功。」

張煌言說：

「這計劃不錯，我願去担負這個責任。」

鄭成功聽了十分高興，他握着張煌言的手，親切地說：

「好極了！好極了！你肯去担此重任，南京是必破的了。」

張煌言說：

「我一定盡我能力去幹！不過南京的幾個守將，像郎廷佐，梁化鳳，都是有智謀的人，將軍要隨機應變，乘其不防才好！」

張煌言便帶了一部分軍隊，向蕪湖向徽寧各縣去進攻。

他擬了檄文，號召民衆起來抗清。民衆激於愛國情緒，都紛紛來投降，連蘇常淮揚一帶的民衆，也都聞風響應，一時東南大震。

清廷得着這消息，非常驚惶，立即派了大軍南下應援。

郎廷佐聽了鄭成功舉兵來攻南京的消息，立刻召集文武官吏，商議抵禦的辦法。

他知道鄭成功從遠道帶兵來進攻，雖然一時的銳氣，奮勇難當，但經過長久的時間，這種勇氣，一定漸漸低落，甚至完全消失。

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他們軍中的餉械糧食，也無法能帶在身邊，如能相持日久，軍隊的需要，必然要感到恐慌。

郎廷佐於是下令：

一，凡是南京城郊外的民衆，一律搬到城中。

二，把城郊房屋，食糧，器具，一律燒燬，不給敵軍所利用。

鄭成功到了南京的城郊，連一處房屋也找不到，沒法，就佔據了南京儀鳳門外的白土山。

另把一部分前鋒的兵士，屯駐在獅子山。

依山屯營，連綿有幾里路長。

他的部將甘輝見了這種情形，便向成功說：

「將軍，南京城雖堅固，但我們不能不奮力進攻，否則，我軍便要處在不利的地位。」

鄭成功笑着說：

「郎廷佐以爲南京城牆堅固，讓我軍圍攻，使我們消耗兵力

，趁我們攻城疲極的當兒，便來襲擊我軍，達到他的目的；但是我偏偏不上這個當。他能堅守，我何嘗不可以採取永久包圍的策略呢？」

甘輝說：

「我們兵少糧缺，利在速戰；清軍此時因為佈置還不曾完備，援軍也沒有調集；因此便不能應戰，只好固守了。如果我們也是採取這種策略，那就中了他們的詭計了。」

鄭成功沉吟了一會，說：

「這話不錯！我當立刻下令攻城。」

於是，鄭成功調集大軍，限期攻城。

郎廷佐見鄭成功奮力攻城，猛勇非常，而城裏的守軍有限，援軍一時又調集不齊，心裏非常焦灼。

這一天，總兵梁化鳳向郎廷佐說：

「總督何不用緩兵之計使敵人停止進攻呢？這樣，還怕不能支持多久啦？」

郎廷佐一聽，很是高興，便問：

「總兵可有什麼好計劃呢？」

梁化鳳說：

「如果總督肯寫一封降書給鄭成功，事情就能夠成功了！」

郎廷佐訝異着問：

「這是什麼意思呢？」

梁化鳳說：

「總督寫信投降鄭成功，要他停止攻城；聲明願和他正式議和。這樣鄭成功一定要提出條件來。總督可以託詞說條件已呈奏

順治帝，等候上諭，必須稍緩時日。等援軍一到，就可以反攻了。

郎廷佐聽了他的話，忙拱手謝着：

「真是妙計！」

他立刻寫信給鄭成功，把願意講和的話說了。

鄭成功接信以後，不知道這是郎廷佐的緩兵計，還以為清廷真因打不過他，所以要求講和的。因此他也立擬了條件，派人送給郎廷佐，一面下令立刻停止攻城。

甘輝接到鄭成功命停止攻城的命令，很是奇怪，就來見他：「將軍爲什麼突然下令停止攻城呢，我可以担保，再有三天，立刻能攻下了。」

鄭成功就把郎廷佐的信，給甘輝瞧。

甘輝瞧了一遍說：

「怕不是他的真意呢！」

鄭成功笑着說：

「那是你的多疑了，郎廷佐原是明朝的臣子，他見清兵勢大，投降了清，現在見我們的力量，重新來投降我們，這也是當然的道理。像這種人，原只以個人出路為重，怎會忠心為朝廷呢？」

甘輝說：

「不過我們也不能不防啊！」

鄭成功說：

「那是當然，我不過暫時停止攻城，並不下令撤退呀！」
十天過去了，清兵的援軍，都完全調集妥當，城內的佈置，

也完全弄好了，於是城門大開，清兵像湖水似的攻出城來。

鄭成功聽得郎廷佐引兵攻出城來的消息，吃驚得很，立刻下令各營迎頭應戰。

鄭成功的軍隊，毫無防備，驟然聽得迎戰的消息，都像當頭響了一個霹靂似的，又加清兵四路圍攻，使鄭成功的軍隊，一時不知怎樣應付。

甘輝勇敢地應戰，且戰且走，直到江邊。

但見江上一片火光，戰船都已着火。

他部下僅有五百多人衝到江邊，後邊清兵還是緊緊追趕着。

甘輝大叫一聲，重又回馬，向清兵衝殺過去。但不幸馬蹄失陷，甘輝被掀到地上。他步行迎敵，身上中了刀傷有二十多處，死在亂軍之中。

成功見兵敗，又聽得甘輝戰死的消息，只得迷上戰船，離開南京。

這一次仗，打得鄭成功的軍隊，有大半犧牲在沙場上。而且兵士也沒有重行反攻的勇氣。

鄭成功沒有法想，只得暫回廈門，再圖起事。他到了廈門的時候，想起全軍潰敗的經過；不禁流着眼淚說：

「要是張煌言在南京，我一定不會受到如此的慘敗了。」他想到這裏，忍不住大哭起來。

鄭成功爲了紀念許多官兵的死難，在廈門建立了一座忠烈祠。甘輝的神位，列在第一。

當鄭成功在南京中計潰敗的時候，張煌言也因孤軍深入，被從貴州調回來的清軍所敗，逃到浙江，由錢塘江逃出海上，回到

廈門。

當他在浙江的時候，郎廷佐寫信給張煌言，告訴他鄭成功已經全軍覆沒，勸他降清。

張煌言聽了鄭成功兵敗的消息，不禁捶胸頓足，號啕大哭。他說：

「我知南京守將，都很厲害，成功一定中他們的奸計了！」他寫了一封回信給郎廷佐，中間有一段說：

「我從軍報國，已有十多年的歷史。萬一失敗，死就是了。你也是漢人，理應替同胞雪恥，恢復明朝江山，為什麼替背叛祖國，甘心媚外呢？」

他立刻就回到廈門，見了成功兩人相抱痛哭了起來。

鄭成功說：

「要是你不到蕪湖去，我相信南京一定可以攻破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真是一件最不稱心的事。」

張煌言說：

「我們主力還保存着，總有達到志願的一日！」

鄭成功說：

「我決不因失敗而灰心，不達目的決不干休，奮鬥到死而後已！」

七 遺恨千古

清兵在南京大破鄭成功以後，清廷得了捷報，真是欣幸極了。一面撫慰將士，獎勵出力的人，一面派兵去攻鄭成功起義的根據地，廈門。

順治十七年五月，清廷派了一個大將達素，和總督李立泰，帶了陸海兩軍，去征伐鄭成功。

鄭成功和張煌言就在廈門據險防守。

但是，海上的風浪，十分厲害，清兵大半是北方人，滿洲人，對於水軍生活，完全不慣。

當風浪大作的時候，全都患了水土不服。頭痛嘔吐腹瀉。兵船到廈門海面，鄭成功也帶領了兵船在那裏嚴陣相待。

鄭成功手執軍器，站在船面上親自指揮。

可是清兵怎能和鄭成功的水軍抵敵呢？他在南京的失敗，是中了郎廷佐的奸計，這次，鄭成功是預先準備着，因此他奮勇揮兵迎敵。

風怒吼着，

浪翻騰着。

清兵都躺在船艙中嘔吐，呻吟，

達素沒有辦法。只得冒險在廈門登陸，預備和鄭成功的軍隊，在陸地上決一死戰。

成功見清兵登了陸，便也捨船上岸，他身先士卒，在清兵陣地中，東衝西突，左右馳擊，他的部下，也更是勇猛異常把清兵殺得沒有路可以逃走。

達素回船檢點自己的軍隊僅僅存着十分之二了。他悔恨逆集，跑回福州，覺得沒有面目回京見皇上，就在那裏自殺了。

從此，清兵再也不敢去打鄭成功了。但是，覺得達素的死，完全由鄭成功所造成因此，便殺了鄭芝龍以洩憤。

一位降清以求功名富貴的降臣，便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鄭成功知道廈門不能發展他的事業，於是帶了水軍去攻荷蘭人所佔據的台灣，做他的根據地。

把台灣改成爲安平鎮，設天興，萬平兩個縣屬。

台灣有壹萬三千九百多萬方哩的面積也有三百六十五萬的人口，那裏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漢人。

鄭成功佔了台灣，預備把那裏振興起來。

忽然清廷殺死他的父親的消息傳到那裏了。

鄭成功向北面跪着哭泣說：

「父親你不能說我不孝，忠孝原是不能兩全的。但我一定要替你報仇的！」

從此，他的抗清的決心更堅強了。

他派他的兒子鄭經守廈門，也派了兵把南澳金門佔據着，這樣互相呼應成犄角的形勢，以圖發展。張煌言也留在廈門，輔助鄭經。

張煌言怕鄭成功佔了台灣，沒有進取的意思，便寄信給他，叫他到內地去發展。

但是成功不贊成這意見，他覺得沒有一個較大的根據，不能訓練大量的軍隊，以和清廷對抗，所以不願放棄台灣。

他沒有片刻忘記自己的使命，但是不幸得很。到康熙兩年的

五月，這位民族英雄，便病死了。

接着魯王也死了。

只有鄭經還在台灣繼承父親的事業，一直掙扎到康熙二十年。可是到了鄭經的兒子時代，這一角負隅抗爭的地盤，終於給清兵打平了。

鄭成功沒有完成他的恢復明室的大志。

然而，他和清朝對抗了三十多年，這一點精神，也值得我們的欽佩了。

到了光緒時代，清廷也覺得他的盡忠報國，就對他忠節，並在台灣設祠祭奠。

可是，如今連這一角的孤島，也不是我們所有了，能不令人悲憤填膺嗎？